

Etgar Keret

埃特加·凯雷特作品系列 02

[以色列] 埃特加·凯雷特 — 著
方铁 — 译

THE NIMROD FLIP-OUT

最后一个故事，
就这样啦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最后一个故事， 就这样啦

「以色列」埃特加·凯雷特——著
方铁——译

The Nimrod Flip-Out
Etgar Keret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6-9216

The Nimrod Flip-Out

Copyright © Etgar Keret

Worldwid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The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Hebrew Literature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个故事,就这样啦 / (以) 埃特加·凯雷特著;
方铁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埃特加·凯雷特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2044-4

I. ①最… II. ①埃… ②方…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以色列-现代 IV. ①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4857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仲召明

封面设计 Mirro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rw-cn.com>

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90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5.25

版 次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044-4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001	肥仔性幻想
005	向图维亚开枪
010	在蒙巴萨的一个吻
013	你的人
019	日行一善
023	史瑞奇
026	泡了汤的百分之八
031	骄傲与欢乐
038	尘埃
040	蛮可爱的
045	好人古德曼
051	亮闪闪的眼睛
056	“后备箱” 泰迪
061	发生故、故障

063	无首之男
067	比目鱼
072	小矮马
076	时差综合征
082	我的女友是全裸
085	瓶子
088	拜访驾驶舱
094	故事的形状
097	古尔关于无聊的理论
101	十八岁姑娘的奶子
105	歪了
110	婴儿
112	怎样让好剧本成为精品
116	铁律
119	拉宾死了
123	看上去很好的一对儿
127	角度
130	最后一个故事，就这样啦
133	黑米
156	第二次机会

肥仔性幻想

被惊到了？我当然被惊到了。你跟个姑娘出去了。第一次约会，第二次约会，在这儿吃顿饭，在那儿看部电影，但总只约在白天。你们上床了，干得超级带劲，感情很快随之而来。随后，她有一天眼泪汪汪地来了，你拥抱她，让她放轻松，告诉她一切都好，但她说她再也忍受不了了，她有个秘密，不仅仅是个秘密，而且是极其糟糕的事儿，是一个诅咒，一件她一直都想告诉你却没有勇气开口的事。这件事给她带来的千钧重压让她日渐消瘦，她现在不得不告诉你了，她只能说出来，但她知道自己一旦这么做了，你就会离开她，而你离开也是理所当然的。她倾吐心声之后，又哭起来。

我不会离开你的，你告诉她，我绝不会，我爱你。你应该看上去有点沮丧，但你没有。你即使难过了，也是因为她哭了，而不是因为她的秘密。你知道迄今为止让一个女人心碎欲绝的那些

秘密通常的路数：爱过一只动物，或者摩门教徒，或是花钱跟她做那事的人。我是个婊子，她们总是泣不成声地说。你拥抱她们，并说，不不，你不是，你不是。或者嘘……她们如果不住嘴的话。我要说的事真的很糟糕，她坚持道，仿佛觉察出你对此漠不关心，即使你努力掩饰这一点。你胃部的深处确实觉得这很糟糕。但你告诉她，这主要是因为声学效应。你一旦把胃部的不适释放出来，就不会觉得那么糟糕了——肯定的。她几乎相信了这说辞。她犹豫了一会儿又问：我如果告诉你，我夜里会变成一个笨重多毛，没脖子，小手指上戴金戒指的男人，你依然会爱我吗？你告诉她你当然会爱她。你还能说啥？说你不爱？她只是想考验你，看你是否无条件爱她——你一向都能通过所有测试。你说了这话之后，她立刻会温柔如水，你就能操她了，就在客厅里。之后，你们躺在那儿紧紧相拥，她哭了，因为她得到了释放，而你也哭了。一切搞定。和以往每次不一样，她没有起床，没有离开。她留在你身边，酣然入睡。你清醒地躺着，望着她曼妙的身姿。在落日余晖里，不知打哪儿出现的月光在她的玉体上闪烁，轻抚她的背，银色柔光如发丝一般。而在不到五分钟时间里，你发现你正挨着一个家伙躺着——一个矮胖子。那家伙起来对你笑笑，笨拙地穿衣服。他离开房间，你跟着他，茫然无措。

他如今在小卧室里，粗壮的手指摆弄着遥控器，转到体育频道。足球锦标赛。球员传球失误，他朝着电视咒骂；球队得了分，他站起来，跳个胜利的小舞蹈。

他看完球赛，告诉你他渴了，胃咕咕叫。他想喝瓶啤酒，吃一大块可口的肉。可以的话，肉要全熟，多加洋葱圈，也可以再来点猪肋排。所以你进了车，带他去他知道的这家饭馆。这出乎意料的新情况让你焦虑。的确是让人焦虑的状况啊，但你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你的指挥操控中枢崩溃了。你恍恍惚惚，在高速出口处换了挡。他就坐在你身边的副驾驶座上，轻敲着小手指上的金戒指。在下一个路口，他摇下他那边的车窗，向你使个眼色，对着一个想搭车的小姐吆喝：嗨，宝贝，想上后座找点乐子吗？之后，你们俩置牛排、肋排和洋葱圈于不顾，弄到快爽翻了。他享受每一次咬啮，笑得像个婴儿。在那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瞬间，你都告诉自己，这只是个梦。一个奇异的梦，是的，你肯定随时都能跳脱出这个梦。

在你们回去的路上，你问在哪儿放他下车。他假装没听见你说话，但看上去很失望。所以你把他带回家。差不多是凌晨三点了。我要睡了，你告诉他。他跟你挥挥手，继续坐在懒人沙发上，盯着时尚频道。第二天早晨，你醒来，感到精疲力竭，还

有一点胃痛。而她就在那儿，在客厅里，还在打盹。但你洗完澡后，她起身了。她内疚地拥抱你，而你尴尬到什么也说不出。时光流逝，你们依然在一起。你们做爱时，你的感觉越来越好。她不再年轻，你也不年轻了，你突然发觉自己在讨论孩子问题。夜晚，你和那肥仔去城里逛，你感觉自己一生从未去过城里。他带你去你根本不知其存在的饭馆和酒吧，你们一块儿在桌上跳舞，像再无明日似的摔盘子。他真的很棒，这肥仔，有一点粗鲁，尤其跟女人们一起时，有时会发表些让你想死的言论。但除此之外，跟他在一起很有趣。你第一次遇见他时，对足球毫无概念，但如今你对每支球队都了如指掌。每当你力挺的队伍赢了，你感觉好像许的愿成了真。你几乎不了解他在想什么，这是非常特别的感觉。经常在你渐入梦乡时，他还强忍睡意，看阿根廷队的比赛，而每天早晨她又出现，你爱着的、她受伤时你想要抚慰的女人。就是这样。

向图维亚开枪

致什穆里克

我九岁生日时，班上算得上最讨人厌的小孩阿拉南·扎古里送了我图维亚。他走了大运，在我生日当天，他的狗正好下崽。一共有四只，他的叔叔本来准备把它们都扔到河里去，而阿拉南希望给班上同学送礼又不用花钱，就把其中一只送给了我。狗狗好小，呼吸像大喘气，但如果有人拿起它的箱子，它会发出低沉得一点都不像小狗的咆哮。可逗了，好像在模仿别的狗。所以我叫它图维亚，因为图维亚·特沙菲尔这家伙总是在电视里模仿政客。

从第一天起，我爸爸就受不了它。图维亚也不太在意我爸爸。其实，除了我，图维亚对其他人都不太喜欢。从一开始，它还是只小狗崽时，就对每个人吠个不停。它长大一点儿后，会抓咬每个过于靠近它的人。米奇，一个几乎从不说人坏话的人，都

说我的狗太差劲了。但它从来不咬我或伤我。它经常跳到我身上来，舔我，每当我离开它，它就呜呜抱怨。米奇说这不代表什么，因为我是喂它的人。但我见过很多狗对喂它们的人也吠叫，我知道图维亚和我之间的纽带不光是食物，它真的喜欢我。它就是喜欢我。没有原因。去了解了解狗。有些喜欢是很强大的。我妹妹也喂它，但它恨死我妹妹了。

早上，我去学校，它想跟着我，但我让它留下，因为我害怕它大声吵闹。我们院子周围有圈钢丝网围栏。有时候，我回家，看到图维亚对着一些胆敢走来我们街上的可怜流浪汉吠叫。它疯劲太足了，围栏快要被它扯碎了。但它在发现我的瞬间温柔如水。它立刻匍匐在地，摇着尾巴，叫着，跟我倾诉那天所有在我们街上行走的恶魔，害得它神经紧张，以及他们能从那儿走过去是多么幸运。它已经咬了他们中的几个人，但对我来说幸运的是，他们都没来抱怨，因为即使没这些事，爸爸也看图维亚不顺眼，等着机会摆脱它。

最终事情还是发生了。图维亚咬了我妹妹，她必须去医院缝针。他们一回到家，爸爸就带着图维亚去了车里。我没过多久就明白要发生什么事，开始哭泣，所以妈妈对爸爸说：“好了，约书亚，你忘了这事吧。它是儿子的狗。你看看他有多伤心。”爸

爸什么也没说，只是让大哥跟他去。“我也需要它，”妈妈仍然试图阻止，“它是条看门狗，可以防小偷。”爸爸在上车前停了一小会儿，说：“你要条看门狗干什么？有人来这一带偷东西吗？再说，这儿有什么可偷的？”他们把图维亚扔进河里，徘徊了一阵子，看着它被冲走。我知道事情的经过，因为哥哥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在他们把它弄走那晚之后再也没提起过它，也没再哭过。

三天后，图维亚在学校出现了。我听到它在下面叫。它脏得要命，臭烘烘的，但除此之外一切如常。我为它能找回来无比骄傲。这证明米奇说它不爱我的话并不是真的。因为图维亚和我之间如果一直以来仅仅是喂养关系，它不会回到我身边。它直接来学校这一点说明它很聪明。因为它如果直接回家而我又不在家，我不知道爸爸会干出什么事来。

妈妈跟爸说图维亚也许吸取教训了，爸爸说，从现在起，必须一直用皮带拴住它。它如果再想咬什么，扯什么，必须拉皮带。

事实是，图维亚没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吸取任何教训。它变得更疯狂了。每天，我从学校回来，都看见它像疯子般对着任何偶然路过的行人吠叫。一天，我回家，它不在那儿，爸爸也不在。妈妈说边境巡逻队来人了，因为他们听说图维亚是条警觉性

很高的狗，他们想招募它，现在图维亚是条追捕试图偷越边境的恐怖分子的侦察犬了。我假装信了她的话。那晚，爸爸开车回来，妈妈在他耳边低语一阵，爸爸点了点头。这次他驱车一百公里，一直开到盖代拉才给图维亚松绑，以确保它找不回来。我知道事情的经过，因为哥哥是这样告诉我的。哥哥还说，这是因为图维亚那天下午挣脱皮带，咬了捉狗的人。

即使是开车，一百公里也是很长一段路，步行的话要长上一千倍，尤其是对一条步幅只有成人四分之一的狗来说。不过三周后，图维亚回来了。它在校门口等着我。它看到我时没叫一声，只是摇了摇尾巴，也没站起来，可见它精疲力竭。我给它弄了些水，它肯定舔掉了不下十碗。爸爸看到它，觉得难以置信。“这狗是个诅咒。”他对飞快从厨房里拿了些骨头给图维亚的妈妈。那晚，我让它待在我的床上。它比我先睡着，整晚哀鸣低嚎，抓咬任何在它梦中撒尿的人。

它偏偏在所有人中选了奶奶。它没咬她。只是跳到她身上，把她扑倒了。她头上鼓起一个大包。每个人都去扶她站起来。我也是。但随后妈妈让我去厨房拿杯水，我回来时，看到爸爸拖着图维亚往车里走，看上去气疯了。我没哭，妈妈也是。我们知道它是自作自受。爸爸又叫哥哥跟着，但这次他叫哥哥拿上 M-16

步枪。哥哥只是个炊事兵，但他们还是给他发了支枪。起先他没明白，问爸爸要枪做什么。爸爸说，为了让图维亚再也回不来。

他们把它带到垃圾场，朝它的头上开了枪。哥哥告诉我图维亚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它心情很好，为在垃圾场找到的好东西飘飘然。随后，砰！从我哥哥跟我说起这事的一瞬起，我几乎再没想过图维亚。之前那几次，它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我一直想象它在哪儿，在做什么。但现在没什么可想的了，所以我尽可能不想它。

六个月后，它回来了。它在学校的运动场上等我。它的腿出了毛病，左眼闭上了，下颌看上去彻底瘫痪了。但它一看到我，看上去真的很高兴，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带它回家，爸爸上班还没回来，妈妈也不在。但他们回来后也没说什么。就这样了。图维亚从那时起一直待在我们家。十二年后，它老死了。它再也没咬过任何人。偶尔，当有人从我们的围栏前骑车经过，或是弄出点响声，你仍可以看出它很生气，试图扑抓过去。但它总是中途就莫名其妙地泄了气。

在蒙巴萨的一个吻

有那么一刻，我心情焦躁。她让我放轻松，我没理由不这么做。她要跟我结婚了，如果我的父母想让这事显得很重要，婚礼甚至可以在会堂里举行。但这不是重点。总而言之，重点是另一个地方——三年前，她和里希退伍后去了蒙巴萨。只是她们俩去了，因为她当时的男朋友再度入伍。在蒙巴萨，她们一直住在同一个地方，那种一群大多来自欧洲的人聚在一块儿的招待所。里希听不进搬出那个地方的话，因为她和住在其中一间小屋的一个德国小伙坠入爱河。她不介意待在那儿，她很享受宁静。招待所里弥漫着毒品的烟雾与荷尔蒙的气息，但没人去烦过她。他们可能看出来她想独自待着。没有人烦她——除了那个大概比她们晚一天到、在她回程前还没离开的荷兰小伙。实际上他也没真的去烦她，只是久久地望着她。这没给她造成什么困扰。他看上去是个还不错的人，有点忧伤，但不是会招人抱怨的那种忧伤。她们

在蒙巴萨待了三个月，她从没听他说过一个字。她们离开前一周，她才第一次和荷兰小伙说话，那次他对她说话很绅士，谈了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好像什么都没说过。她跟他解释说时机不太好，跟他谈起她在空军服役、从事某种技术工作的男朋友，他们俩高中时就认识了。他只是笑笑，点点头，坐回他在小屋台阶上的固定位置。他没再跟她说话，只是继续望着她。但事实上，她如今回想起来，除了那次，他们还说过一次话。在她乘飞机回国那天，他说了她听到过的最滑稽的话。他试图确切向她传达的意思是他已经望她三个月了，想着他们俩的吻会是什么味道，会持续多久，会感觉如何。现在她要离开了，她拥有一个男朋友，拥有一切，他理解这状况，但他想知道，她是否同意他实现那个吻。这实在太滑稽了，他说话的方式，话中令人困惑的意思，可能是因为他英语不好，或者他只是不太善于聊天。但她说好的。他们接吻了。他真的再没尝试更进一步，而她跟里希回了以色列。她男朋友开着军车，穿着制服，在机场接她。他们搬到一起，为了给性生活增加新鲜感，他们加了点新项目。他们在床上变换体位，抹点儿润滑油，有一次还尝试肛交，痛得要命。最终，他们分手了，她读书时遇见了我。如今，我们准备结婚。她对此并未迟疑。

她说由我来决定会堂地点、婚期和我想要的任何东西，因为她真的无所谓。这都不是重点。那个荷兰小伙也不是重点，我不必要嫉妒他。说不定他已经嗑药过多死了，或是醉倒在阿姆斯特丹某条人行道上，或是获得了某个专业的硕士学位——这样似乎更糟。无论如何，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我在蒙巴萨的那段时光。有三个月的时间，一个人坐着看你，想象一个吻。